

青

崖

集

三

欽定四庫全書

青崖集卷四

元魏初撰

書

上高張二侍御書

晚生魏初頓首再拜獻書於侍御高張二先生執事初

自揆無似過蒙獎拔何勝榮幸然以懦怯鄙薄不克負

荷不得不少布一言以露卑懇伏惟照察范仲淹在天

聖中通判河中府曾為右司諫歐陽公上書稱賀累數

百言大要謂貴官大職非無可行其道者然郡縣守長有所守吏部鴻臚有所司必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病社稷之大計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得言之宰相與天子相可否諫官與天子相是非乃知諫官與宰相等初竊謂司諫七品耳前輩猶若是其重況侍御乎侍御天子耳目之官凡所施為要當聳動天下之觀聽況國朝有天下以來六七十年之間風憲之職未始議也今天子神聖動欲稽古內外百司莫不具舉復立憲臺將肅

清天下而兩侍御首膺是選是不可獨為侍御賀將為
天下賀雖然亦不可不為兩侍御慮也程顥為監察御
史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為先神宗嘗
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
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
御史體方今生民之利病何以興除邊鄙之狎縱何以
經畧錢穀之出入何以會計人材之闕乏何以獎拔百
官之賢否何以黜陟兩侍御必有成筭矣若有非者彈

之有罪者糾之人皆可為則聖天子何獨注意于兩侍
御哉二賢相君又何倚辦于兩侍御哉是知兩侍御之
可賀又知侍御之不可不致慮也比來風澆俗薄士氣
頽繇猖獗之徒不以唇吻相交取勝則必訐人陰私以
為仕途之終南山故中外聞言事者不謂之狂則謂之
奸矣間有諄至切中事機之論當路亦藐然一例觀之
是以布衣常帶之士無職分無言責率分一噤不敢少
為時吐奇也茲者兩侍御不以初不肖將置諸臺掾之

末初自揆不能知所以得此然以庶幾瞻望大人君子所以肅清天下之德器矣何幸如之而所不敢以身許兩侍御者誠以祖母春秋高初亦愚暗不嫻吏事用敢以是請且古之君子不彊人以所不能故人無棄才物無小成季康子問仲由冉求子貢之從政孔子各以其所長答之漆雕開以末信不仕孔子說之初無三子之長有開之末信兩侍御幸哀憐之使不為棄才且有冀於他日幸甚幸甚

卷四
答郭仲常手簡

初頓首拜啟初久以童輩羈纏不獲馳問計必得踈慢之罪於左右何意先辱華翰且激厲其退懦之氣欲引之樹功名之場初自知不肖生生之資且未暇故癡坐如此讀吾兄書辭使人不覺有震厲意特其勢有不能遽然者此吾兄所知也不審當幾何時得脫此蛙湫以少慰吾知己愛親之念愧歎愧歎王丈回姑爾奉謝令卽學問想日就高朗向所請書義標註格式因便示及

幸甚臨紙悵然不盡所欲言

表

賀正表

萬彙俱春允協如朝之正四時成歲載更堯歷之新閭
闔天開衣冠星拱中賀欽惟以聖繼聖由仁行仁濟之
以不世之才奮之以有為之志量包天地好洽宗親凝
神淵默之間允求於治稽古禮文之事方采其宜高麗
蒙再造之恩交趾受維藩之禮襄陽可得而不迫以力

日本未臣而姑奉以辭為民極以立官酌古而不泥於古
度國用以取賦準今而不專於今謂篆生隸隸生楷必
歷數手而完則人本心心本天當有一代之制規模傑
作文物蔚新臣等叨列宰司幸逢昌運雖調劑燮理無
裨二氣之和敢舞蹈對揚仰祝萬年之壽

奏議

至元五年十月六日欽奉聖旨令自堯舜孔子以下經
史所載嘉言善政明白直言奏得來者欽奉如此謹具

條陳于后皆經史事今略其文用是有尋魏徵之旨一
曰正君心二曰教太子三曰任人材四曰慎聽覽五曰
辨邪正六曰革舊弊七曰通下情八曰理財用九曰修
武備所得奏者任人材一節而已周顯德元年河南府
推官高錫所上書也

六年正月六日臣初等面奉聖旨魏徵般人尋者如魏徵般人無只
似魏學士般人尋者臣愚竊謂天下未嘗乏才顧人君
用之者如何耳如魏徵者陛下必欲得之亦非難事且

徵之所以為徵以太宗之能聽受也若太宗不聽徵雖有經國之才抗直不屈將何所施今陛下將與堯舜比隆太宗之事臣知其優為之也誠能霽至尊至大之威收至聰至明之辨曲屈情意勉強以制禮義使臣下盡言不諱魏徵將自至尚何竢於尋哉一生殺與奪之權人主所司不可使少移於臣下一有所移於臣下欺弄禍患可立至此非臣之私言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春秋稱君能制命為義史記謂能擅國之為王此自

古之明戒也雖然宰相所以代君治事者也苟不委任
責成則何以辦治此亦非臣之私言也孔子嘗曰先有
司赦小過蓋不先有司則事無所統不赦小過則下無
全才臣願生殺與奪之權持之當在陛下而先有司赦
小過之義亦不可不致論也一人情姦偽不可不防古
之治天下者大為防禁民猶踰之在朝廷而失其防則
有民不知君如魯三桓之專在邊境而失其防則有尾
大不掉如唐藩鎮之亂在諸侯而失其防則有號令不

行如秦楚吳越之僭在百姓而失其防則有掉臂大呼
睚眦殺人如陳勝郭解之徒是固不可不防也然防之
得其道則可以制亂防之失其道則適足生亂若夫用正人
用之則當其材而不過此朝廷之防也兵不可不精鍊
既精鍊矣必分其勢使權不久在一人此邊境之防也
地不可廣民不可衆且遷轉之格今已行之此諸侯之
防也民固不可使窮困亦不可太豪富窮困則易以為
盜豪富則易以驕亂此百姓之防也陛下必欲防姦偽

宜以此防之若以擁蔽之故而使之互相告訐臣恐姦
人因此厚誣大臣以生釁端方今已見其漸小則恐迫
財賄大則扼其吭而奪之位至有同列不相能聚群不
逞之徒而啗之以利使相為訐發當路者莫敢誰何以
成風俗甚不可長聖上明見萬里無不昭察臣愚欽奉
聖旨故不敢不盡愚伏取聖鑒

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監察御史言法者所以維持天下
之具也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今無一定之法百司無

所循守雖省府已嘗奏論未即施行合無從御史臺再行舉奏早定一代之法使有司有所守百姓有所畏避天下幸甚

四月初二日竊惟欲致天下之治必求所以治天下之具所謂治天下之具者無他人才是也取人之法具在方冊三代有鄉舉里選之制漢有孝廉賢良之科隋唐以來加以詞賦明經遼金因之亦能得人國家有天下六七十年之間取人之法未遑暇及今天子神聖百職

具舉苟取之不以法則奔趨請託憑藉黨與無所不逞
其私才有一闕則上司所付門下親舊之所囑駢肩累
足莫知適從卒之人才無所得而賄利計制者取之至
有贓污負罪而投謁有所則已登津要而肆猾狡矣欲
其政平訟理恐未能也合無取近代之制若文武舉若
試吏員若任子等法至於方技醫卜之術皆以試補則
人得其才僥倖之門塞治安之功可期矣

四月二十四日竊見聖主即位以來經理天下中書省

以總朝綱尚書省以決庶務樞密院以典兵御史臺以
糾彈非違其統而一之能分陛下之憂者聖慮固已定
矣竊見燕王嘗欽奉聖旨守中書令兼樞密使名雖如
是寔則未聞當今之計宜妙選天下賢而有德業者輔
翼燕王欽依已降聖旨領中書省凡軍馬刑殺大除拜
大錢穀及應合聞奏之事須先啟白燕王處決然後入
奏如是則政柄歸一聖慮少安而天下國家之大本定
矣